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醫界鏡

第三回 治病競投震震火 思家不棄糟糠妻

卻說貝仲英醫學雖不十分精明，尚能安守本分。靠運氣發跡，不像那一班趁時的先生們，另有一副本領。那趁時的本領，也分兩樣。稍高的那一樣人，他有幾種經絡，要一團和氣，三分才情，四季衣服，五六品官銜，八面張羅，十分應酬。而且一團和氣要不變，三分才情要不露，四季衣服要不當，五六品官銜要不傲，八面張羅要不斷，十分應酬要不俗。那等先生靠此本領，能行到名動公卿的地位。那下一等的，也有幾句要訣，是文理要半通，會足恭，巴結富翁，奴才拜弟兄，拉門面，鑽狗洞，協肩諂笑，勿要面孔，廣登報紙，當他老祖宗。那等先生，靠此幾句訣兒，師弟衣鉢相傳，奉行不失，也能行到名聲赫赫的地位。然他雖廣於應酬，也不一味膿包，於那些不中用的人，也不去睬他。他以為這等的人，渾去應酬他也是無用的，況且應酬那不中用的人，被那要緊的人知道了，就要看輕了，所以又要會巴結，又要拉門面呢。此是後話，且按下不表，以後慢慢地講他。再說仲英自醫好了趙公子這等重病，封翁在後花園請客飲酒慶賀，客人中有孫鳴鶴，乃杭郡名士，已中過進士，是浙江巡撫劉次庵的第一得意門生，常在撫署裡辦事務，劉公言聽計從，這劉次庵是劉中堂之子，今自九月初旬患伏暑晚發之症，多醫廣藥，變端叢生。鳴鶴自在趙家花園飲酒之日，已知道仲英醫好公子危症，次日即到撫署，說知此事，竭力推薦，撫署即刻著人來請去。到了花廳，有鳴鶴出來應接，說些病情，當即同到上房診視，診得脈微欲絕，神情時清時昏，身上時冷如冰，時熱如火，將成壞症。仲英看過，毫無把握，而事關重大，細細推問證據，方知病者神清時，述及每至晚來，即沉沉昏昏，似睡非睡，恍惚間見有一黑人立其前，張出血盆大口欲吞之，即寒冷入骨，旁邊立一小兒，用扇驅之道：「汝不怕霹靂火麼？」黑人道：「熬他三霹靂，其奈我何。」小兒道：「倘再加以十個西瓜如何？」黑人即惶恐而退，每晚都是如此，不解其故。仲英亦不明白，幸而見機尚靈，即向鳴鶴道：「大人此病，從前諸位名醫的方子，尚無大錯，而一毫無效者，其機竅想在此異夢之中，今且從前醫諸方，斟酌加減用之，無論效與不效，容弟回去細細推詳，其中必有竅妙，明日再當商酌。」

鳴鶴唯唯答應。回來前思後想，此等症我實未嘗見過，憑我本事，斷不能醫，如何是好？倘能僥倖，再將此病醫好，大名大利，受用不盡了。忽然想到我用燭炬丸，湊巧醫好趙公子，是因避雨在張善人廟，當時恰恰遇著趙家傭人，或者是張善人有些靈感，我尚未去虔誠拜謝，今何不請些香燭，到善人廟去祝禱一回。當即向賬房討了兩塊洋錢，悄悄出門，買了些香燭，一逕來到張善人廟內，向善接著，仲英將香焚起，跪在拜墊上，一面叩首，一面將撫台病由，暗暗祝告一番起來。將一塊洋錢賞了向善，謝他前日糕茶之惠，悄悄回來。到書房內吃過晚飯，上牀去睡，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，直至打過四鼓，沉沉睡去，覺身仍在廟內，忽見張善人向他說道：「你所祝告撫台之病，我已知道，所云霹靂火者附子也，附於古名霹靂散，當先用附子、人參、童便，以挽將脫的陽，陽回之後，急當轉關用西瓜汁以救將絕的陰，病即愈了。予即爾之前身，爾今向後有十餘年大運，好自為之。」仲英再欲問時，忽被一隻貓兒，跳上牀前桌子，將一盞洋燈玻璃罩子打落地下，豁啷一聲，驚醒過來。

見窗上紅日已升，急急起身洗漱，吃過朝飯，不多時，撫署已差人來請，當即坐轎前去，鳴鶴引進去，診看病勢如何，仲英向鳴鶴道：「昨弟回去，想推此病，將有亡陽之變，非用附子、人參不能挽回，俟陽回後，再議救明，保可無虞。」即用附子四錢、人參三錢、童便一盞，煎好沖服，服下大效。又差人急覓西瓜兩個，盡其啖啖，不到三四日，病已全愈。撫署送上謝金三百元，妙手回春匾一方，用浙江巡撫牌銜，僱了樂工，吹吹打打，一路送到趙家，好不顯耀。仲英當即備了一桌酒席，及二十兩銀子，賞了眾人回去。當時仲英聲名，杭城內外，早已傳揚得是個天醫星下凡，生意日漸興旺起來，連升棧內房飯餘賬，封翁早已差人去算清，金字招牌與行李早已取了過來。

自此仲英在趙家行醫，封翁另撥自宅靠西，間壁一宅房子，三間一進，前後三進，與仲英作為醫室居住。過了幾日，仲英想起家眷，思欲接到杭州來同住，與封翁商議，封翁一力承當，即差人僱了一隻大船，請仲英寫了一封書信，於廿六日，差趙升到常州去接，仲英又到衣莊上，辦了妻子的幾件時新衣服，疊成一包，再包洋錢二十元，交代趙升帶去，說明住址在府城南門外，小橫街上。

卻說廉氏自仲英到杭州去後，家內剩有老媽錢氏，與三歲男孩文彬，辛辛苦苦，度日艱難，要做些女工生活，又因所有廿餘千錢，都被仲英拿去做了盤費，缺少本錢，外面親戚雖有幾家，想要去借貸些，而人情看冷暖，世眼逐高低，那一個肯雪中送炭？不免餓一頓，飽一頓。看看捱到重陽節了，那左右東鄰西捨家家插茱萸，人人吃糕餅。小孩文彬，看見人家吃糕，牽娘衣襟，以手指著道：「我也要吃。」王氏道：「兒啊，人家有錢，可買糕吃，娘無錢買糕與兒吃。」那小孩見無糕吃，不禁啞啞啼哭起來，廉氏一陣心酸，拋下淚來，抱了小孩入內，搜搜尋尋，找著三十餘錢，叫老媽到街上買著三四塊糕來，與兒吃過。另把一塊與老媽吃，自己卻不吃，留待小兒再要。如此困苦光景，日挨一日，轉瞬九月將盡，食既不給，棉衣又在典當內，日日抱兒飲泣，禱告天地，早晚天可憐見，能得丈夫發跡，庶不至死於凍餒。此日吃過晚粥，天氣寒冷，抱兒上牀，迷迷糊糊下，忽覺身在河邊，一塊搗衣砧石，浮在河面，砧上發出火光，霎時火光螢螢，散了滿河，砧忽不見，變成一隻大船，船上數十強人，跳上河岸，將廉氏搶去，廉氏急得大號大叫，忽然驚醒，原來一夢，心頭兀自突突地跳個不醒醒後輾轉反側，挨到天亮起身，是日正是十月初一日，喚起錢媽，談及夜間惡夢，不知是禍是福，丈夫去了杭州兩月有餘，沒有一個信來。一面講談，一面煮水洗面，燒些泡飯吃過。老媽正出來倒洗碗水，忽聽門外有人問道：「貝仲英老爺在那一家？」錢媽道：「我這老爺不在家，早到杭州去了，你們是那裡的？」

趙升道：「原來貝老爺家就在這裡，我們是杭州來接貝老爺家眷的。」錢媽道：「到也巧，好了好了，快請到裡面去。」老媽引著趙升及船家進來，一頭喜，一頭走，走到裡間，與廉氏說了來由，廉氏以手加額道：「謝天謝地。」急急跑到外面，細問情由，趙升一一說了，取出家信衣包，及二十塊洋錢，一並遞過，交付廉氏道：「清太太早些收拾，明早即好開船，一切食物東西，船上都有，我們到城內大街等處耍耍。」廉氏道：「曉得，你們在此便飯。」趙升道：「我們已吃過早飯，不必叨擾，我們去了。」趙升即同船家出來，廉氏與老媽把衣包洋錢拿進裡間，喜逐顏開，將包解開一看，有五件綢緞女衣，兩三件小孩衣服，著起來，恰好稱身，忙將衣裳什物，收拾起來，打拴成幾個包兒，將粗硬器具無用者，堆在一邊，吃過午飯再與老媽把零星並疊，忙了一番，直至晚上方收拾停妥，準備明日動身。

次日，吃過早飯，趙升及船家已來搬取大小物件行李了。

僱一頂轎子，一部車子，將大門關鎖，挨次起身。一行人等，來到東門外船邊歇下，打發車轎回去，把東西裝下船裡，扶了廉氏等一齊下船，恰好西北順風，掛起滿帆，不數日，已到拱宸橋邊下了舵。這個拱宸橋，俗名啞子橋，平時往來船隻行到那裡倘若肆口胡言亂語，每每失事，相傳不可亂嚷，故有此名。

離城尚有十數里，是城外最大的碼頭，人煙輻輳，估帆雲翔。

當時下舵之後，趙升先上岸進城，報與封翁知道，又到西宅，報與仲英得知。適值仲英從錢塘縣衙門裡看病，坐了轎子回來，當即叫原轎又另僱轎子一項，到拱宸橋接了家眷實物。轎子回來，進門一直抬到廳上歇下，老媽坐了轎子在門口歇下，先進來向仲英叩了頭，將廉氏扶出。廉氏抱了小孩與仲英相見，略談了些家常，仲英引廉氏到後面上房樓上去，廉氏上樓，周回一看，見樓是三間，東面一間外房，一間內房，外間有春台一副，抽屜台一張，東西楠木方椅四張，大炕牀一張，鋪墊五色斑斕，炕几上小自鳴鐘一隻。揭起大紅綢門簾，進到裡間，見後面是臥房，貼裡安一張三面菱花的大牀，兩邊是欄杆，上掛一頂湖色羅帳幔，牀上疊起兩條錦被，側首放個衣架，搭著手巾。這邊放著個洗面盆架，一張金漆桌子，放兩個錫燈台。對牀擺著四把一字交椅，前面小台一張，靠壁四張杌子。動用傢伙，一應俱全，都是趙封翁預先辦就的。看了好不稱心滿意，當下教老媽將帶來的物件，也都搬上來，

安頓停妥。仲英又同廉氏下樓，來到前面西邊醫室，掀開門簾，過去一看，中間擺一張花梨木大炕，鋪了大紅綢錦墊，炕几上擺大自鳴鐘一隻，蟹爪菊花一盆，炕上面掛了四幅工筆花卉，靠外一帶紗窗，中嵌玻璃，一張楠木桌，桌上有個都盛盤。放著筆硯墨匣，旁邊許多開藥方紙頭。靠牆一個書架，放些零星物件，四張茶几，七八張椅子，兩邊擺著。廉氏看了一回，回上房去。仲英出來，只見封翁同了兩個男傭人，兩個女傭人，始了一桌飯菜，熱騰騰地，又扛一隻紅皮箱進來。封翁向仲英道：「恭喜尊夫人到了，一桌便飯便菜，送來請算夫人暫且充充饑，這箱內銀洋一千元，聊備家常零用，請先生收了，此奴僕四人，以備使用。」

仲英一一拜謝領受訖，封翁回去，當同廉氏吃過了飯，天色將夜，到黃昏又吃些夜飯，夫妻訴說衷情，前日困苦，今日安樂，另有那一番思情，自不必說。過了兩日，仲英也辦兩桌酒席，請了封翁父子，與前在蓮韜館內飲酒行令的幾位客人。自此仲英夫妻老小歡聚一堂，生意興旺，住了華堂大廈，與封翁園宅間壁可通，每值花晨月夕，仲英暇時，封翁招呼過去，飲酒圍棋，煮茗談心。正是：明月好同三逕夜，綠楊宜作兩家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